

高风 著 **似有若无的年轮**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
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久违了，小面人！

久违了，捏江米面人的！

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你的打扮怎么全然不同了？白涤确凉衬衫，铁灰涤确凉裤子，草绿色球鞋，多挺括！哦，不，你不是他！你年轻，脸是那么光洁，还不到三十岁吧。可我却像看到了他，一个身穿缀满补丁的蓝粗布对襟褂、黑粗布单裤和露了脚趾头的布鞋的老人。我不知道他的年龄，但他的脸是憔悴的，皱纹是多的，分明藏着灰黯的尘土和生活的艰辛。因为想起了他，你的出现便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，在我的情怀里添加上似曾相识的喜悦；那个年老的，则曾在我幼小而荒凉的心田里，栽过一朵小小的含着欢乐的花……

你的这副担子，也和我记忆中的那个担子相似。那是一种别致的担子，一头是个小小的工作台，三面有矮矮的栏杆围着；正面栏杆的横梁上，有用烧红的铁条烫出的一个个洞眼，那是要插已经捏好或正在捏的各种姿态的江米面人的。工作台上的一个大盘子里，并排摆着各色长长的圆滚滚的江米面，用布蒙着。旁边是一小盒融为凝脂的黄腊，那是怕江米面粘手的滑润剂；由于多次去摸，中间微微凹了下去。旁边还有一束准备支撑面人的细竹杆，糊好的准备插在武将背上的三角小彩旗。至于担子的另一头，可就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只要能挂一个高脚凳，再压上几块砖平衡担子就可以了。

啊，那担子周围，也总是挤满了那么多孩子！他们的目光，晶亮晶亮，从里面抽出晶亮晶亮的银丝，绕着捏好的江米面人，绕着捏江米面人的灵巧得出神入化的手。我知道，我的目光也是晶亮的，从那里面，不仅牵出了欣喜，如今，也牵出了久远的往事。

旧社会，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农村的孩子，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冬天，到处是一片灰黄，土地如此，用泥土砌的墙当然也是如此，而草盖的屋顶，经过风雨的浸染，简直是枯灰的了。只有到春夏，庄稼起来，才算有些生意。但等待孩子们的是各种农活，满头的热汗，小肩膀上背柴背草勒出的道道血印。只在偶尔农闲的时候，才有玩的机会。当然，穷人家的孩子什么玩具也没有。不过，大伙还是想出各种办法活跃身心。春节前后，我们打瓦。就是按一定距离画出平行的两条线，拣来砖头瓦块，站在这条线上，用手中的瓦块去掷立在对面线上的瓦块。把立着的瓦块打倒了，就算赢。然后，赢的人把瓦块放在脚背上，抬腿用力一弹，瓦块落在远处，输了的孩子要从这里出发，不准喘气，跑着把瓦块拣回。孩子们怕输的人作弊，要求拣瓦块的人闭着嘴，发出“嗯嗯”声。谁要作弊，那么一喘气“嗯嗯”声便会中断，能听得出来，就要加倍处罚，受罚的孩子便会憋得满脸通红。夏天，就在打谷场上划一个大圆圈，把各人的破鞋子堆在圆圈中间，轮流用一只鞋去投，将圈里的鞋子投出圈外最多的算赢。那时候，谁要有一把小刀，简直是骄傲的资本。因此，当那个插着花花绿绿面人的担子一进村，可以想见会惊动多少孩子，撩开多少孩子的心花呀！一听到那醉人的梆声，大大小小的孩子，全都呼着喊着奔过去。大伙飞跑着，脚不点地，腾云驾雾一般。凶门留着一撮头发的，头发飞了起来；小褂没扣扣子的，可以看到圆圆的肚子由于大口喘气而大起大落；连跟在屁股后面的小狗也狂奔过来。因为，那个担子上，有不可思议的色彩，有令人目眩的面人，当然，还有捏面人的妙不可言的手艺。

那面人可真美呀！看，猪八戒的大黑袍子敞着，肚子滚圆，肚脐眼都露出来了。那一对蒲扇耳朵，陷在肉里的小眼睛，滑稽地噙着的长嘴，真逗极了。孙悟空呢，斜拄金箍棒，脚蹬皂靴，腰围皮裙，一腿直立，一腿弯起，手搭凉篷，要不是那根竹棍插着，真会一跟头翻上天空。穆桂英甲叶鲜明，一手拿银枪，一手轻捏雉鸡翎，背后四面小旗簌簌抖动，似在天门阵前破敌。济公活佛则头戴毗卢帽，穿着破僧衣，手拿芭蕉扇，光脚趿着鞋，一脸诙谐。岳云束发齐眉，面如美玉，手执银锤，勇立沙场。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，在这个小小的担子上活起来了；一个个色彩鲜明的艺术形象，印在伙伴们的脑海里。美，这个词，虽然那时我们还不会恰当表达，却突然降临了，就在眼前，就在手一伸便可以触到的地方。但是，要想把其中任何一个面人攫为己有，拿到家中朝夕把玩，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了。大人连打油买盐的钱都没有，甚至做饭时都要抓一把软柴，扒开邻家的灰堆吹燃火星引火，怎么可能去买面人呢！大概是伙伴们已习惯了这种处境，既无此奢望，也便不感到过分失望，所以心中的那点欢乐并不因此失去，能够开开眼界便算满足了。

假如说面人的美赢得了我们的赞叹，那么捏面人的过程则更引起大伙的好奇。比如，谁见过那样滋润、粘腻而光闪闪的面！那色彩是怎样调进去的？嗨，多么想用手指头碰碰那不同一般的面，试试有什么感觉；如果能得到哪怕黄豆大小的一点面，也是好的呀！当然，面是得不到的，碰也是不可以的，那就看吧！这也是很大的享受了！

我记得，那捏江米面人的一双手，是粗糙的，也是灵活的。他的工具，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质拨子，一头扁圆，一头尖尖。他先拿起一根竹杆，揪下一团肉红的江米面，在手心上几捏几滚，往竹杆上一安，一个人头出现了。用扁头印出眼睛，用尖头撬出小嘴，用黑面拈成极细的小条一贴，双眉便飞动入鬓。然后，他用

工具的尖头沾上米粒大的黑面球，往眼里一按，二目即如点漆。要戴花吗？揪下红的或浅紫、嫩黄的面，在左手心叠起，右手大拇指一泥，再用拨子连续拨动，拨子头上就开出一朵花，便可移到人物头上。要五色裙子，好办，将各色面逐次参差叠起，用手压着一转动，形成有着各色条纹的扇形薄片，再用拨子轻轻拨起，围在面人身上。而最令人惊奇的，是给面人做飘带。他将面搓得又细又长，一股风来，都能吹得飘飘忽忽，真担心它断掉。这时，他把细带的一端用嘴唇抿住，拿着另一头绕在面人身上。碰上这一工序，捏江米面人的垂眉低眼，聚精会神，伙伴们也了无声息，大气不出，一直到绸带在面人身上飞舞，大家才松一口气。这样精彩的表演，我们总是看不够，所以，从捏江米面人的一进庄，就随着担子一处处停下来看，直至眼巴巴地望着他出村。

那时候，我和小伙伴被吸引的，是捏江米面人的艺术，谁也不了解他的身世，连姓名也不知道，更无从探究他心中的悲苦。我们只知道，他给予孩子们的是欢乐。偶尔有个孩子因大人开恩买了个面人，他也会睁开他那低垂的眼皮，用欣慰的目光送着高举面人的孩子欢蹦着跑去。我，就曾领受过这和蔼的目光。

那一次，他的担子一进村，我便和伙伴们跟上了。正好那天有亲戚来我家，到吃中饭时还不见我的影子，惊动了家里人，连做客的三姨也出来找。当发现我在看捏面人，拉我也不走时，母亲发怒了。三姨为我打圆场，从口袋里掏出个手巾包，仔细打开，拿出一张折成四折的票子，买下了那个能驾跟头云的孙悟空。当我从捏面人的手中接过来往家走时，心，快活得要跳出喉咙。我不敢跑，怕震动掉面人的胳膊。当我走了一段路转回头，从伙伴们羡慕的目光中，也看到了捏面人的目光。他脸上没有笑容，眼里却含着那么多美好的东西，相比之下，我觉得手中的面人失色了。是的，他那一瞬间的目光，一直在我心中闪烁。

那目光包含了什么呢？只有美好、善良和祝愿吗？细细想来，

似乎还有一泓悲戚，是的，悲戚。只有悲戚，才能震撼一个幼小的心灵。那时，我是分析不出来的，但有件事，使我至今不能忘怀。不记得是第几次了，他又来到我们村上。那是秋天，平原上的风无阻无挡，随意刮起烂草枯叶，裹着黄土，给人以凄凉、垂暮的感觉。他这一次来，担子后头的砖头没有了，加了个小条筐，里面絮了些草，后来才知道那是给他的小女儿坐的。小姑娘大约七、八岁，穿着破衣烂衫，面黄肌瘦，脖子细得像是撑不住头，头发又黄又软，乱纷纷地纠结着。大约是为太瘦吧，她的眼睛显得特别大。当她看到吃东西的孩子，小手指头总是按在唇上，默默地一声不响。这时候，捏面人的往往不能集中精力，有时还会贴错一个地方，扯下来重新揉搓，叹上一口气。不知怎的，给我留下这么个印象，觉得他叹出的气是黯淡无光的、冰凉的，正如他们父女的脸色。小姑娘本不是伙伴们注意的目标，我却在偶然的一瞥中发现，她脸上隐藏着骄傲，瘦小的瑟缩着的身体，总像在护卫那些面人，谁要从担子上拔下买走，她便会流露出嫉妒和不满。这时候，老人便会稍稍停下手中的活，看看女儿，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欣慰。

那天，母亲来叫我时，看到小姑娘的神色，回家端了一碗山芋面片给她。老人抖着手，连连说：“这怎么好！这怎么好！”后来，他执意要送一个面人。那个面人，既非历史上的豪杰，也非神话里的英雄，是一个挎着篮子的小姑娘。这个小面人，瓜子脸，红嘴唇，欢眉大眼，一条黑油油的辫子从背后绕到胸前。她裤腿卷到膝盖，一手拿镰刀，一手挎着篮子，篮子里装着青青的草。好看极了。我多么想得到这个小面人啊！可我又不好意思开口，那样，伙伴们会笑话我的。唉，不知怎么一来，我叫了声妈妈，这无异于向捏面人的老人打招呼，说明我和那一碗粗劣的饭的关系。我很窘，很后悔，虽经一再推拒，那个小面人还是留在我的手中。我没敢看那个小姑娘，却感到她在看着我，鼓励我拿着。那会儿，

我真羞愧，用一碗面片换人家一个面人……

那个小面人插在我床边的秫秸墙上了。只要看一眼那个红褂绿裤的小面人，便会给我带来一腔喜悦。然而，在我幼小的心中，总是徘徊着那个小姑娘的影子，那双大眼睛总是在看着我，向我提出无声的问题，声音是细弱的，发抖的。我盼着他们再来，愿意让他们到我家吃一顿热乎乎的饭。那年春节，我特意留下一个黄米团子，藏在篮子里，等那个小姑娘来，亲手送给她。我呢，决不再接受他们赠送的任何面人，甚至是一个捏起来最简单的、指头肚大的小公鸡。可是，他们再也没有来。黄米团子长了绿霉。小面人也干透了，开裂了，一块块掉下来。我终于没有见到那个小姑娘！

一晃就是三四十年。我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，关于江米面人的记忆也淡了，忘了。而今天，我竟然又看到了捏江米面人的。当然，这个年轻人和那个老人没有关系。可他的手，与那个老人的手，老在我眼前叠印着。那是一双创造美的手啊！我知道，除了孩子，大人只会在看到面人时射出欣喜的一瞥，或者赞一声“捏得真好”，它在人们心目中，是不能和那些在大厅里展览的艺术品相提并论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总有点不平。为什么江米面人不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呢？它也是艺术，是民间艺术的一种啊！而且，它早早地在孩子的心中留下一幅图画了呀！

我迷恋于这小小的街头艺术展览。虽然我的孩子都大了，早就将兴趣从玩具转移到书本，我还是买了一个小面人，一个捏成小姑娘的面人，带回家去，插在收音机旁。我想，在莫扎特、贝多芬或某歌唱家优美的乐声、歌声里，小面人会更有神采；那个活在我记忆中的小姑娘，定会因此展开笑颜的吧！

1981. 3.

啊，我系念的色彩

用线条、用色彩，再现生活给予的感受，即使不成熟，甚至拙劣，只要出诸己手，似乎也能发现别人不以为美的美。

小孩子嘛，他们最原始的、低级的、幼稚的线条或色块，是他们的遐想通过未经训练的手留下的。里面有他自己的天地，有他自己的情趣，有他对世界独特的理解和认识。不要鄙薄那直戳戳的粗线条吧，它表现的是一个人的胳膊；不要耻笑那两个不大圆的圈圈吧，它是一双澄澈如水的大眼睛呢；……

当然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画家。这不需要，也不可能。要具有天赋，还要机缘。而机缘，成就了多少人才，又扼杀了多少幼芽！有些机缘，是不可违抗的，自然无话可说；有些机缘，则是父辈的好心使之错过。不论哪一种，都会留下感情的擦痕，存于记忆的角落。

我也有这样一个角落。

那是一支粗粗的六棱红蓝铅笔。它的表面涂着红黑相间的漆，光滑而精致，被我的手汗浸得闪着光彩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它是如此宝贵，每一想到我失落了它，竟觉得全身都无力了。

是夏天吧？是的，那是个知了声淹没破落农村土墙草顶房屋的夏天；一个动荡、惊恐、奋起的抗战时期的夏天；一个土黄、灰黯和自然界的绿色混合涂抹成的夏天。在远地城市里做事的一位亲戚，偶然回到家乡，来我家探望。我脸上挂着汗道道跑回家时，

他正摇着蒲扇和大人们说话。一进屋，我眼前突地一亮，啊，在他雪白的衬衫口袋里，插着一支红蓝铅笔！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铅笔。农村小学里偶尔出现的红铅笔，不仅杆细、表皮粗糙、不带棱，铅芯也没有这么粗。它使我惊奇了、羡慕了。说是自私也成，在我这个十来岁孩子的心里，萌生了攫为己有的欲望。我竟然昏头昏脑地扒着他的肩膀，去摸那支红蓝铅笔！

是在什么样的气氛之中呢？当时弄不清，现在更说不清，我只记得，他把红蓝铅笔送给了我，还对我笑笑。可他雪白的衬衫上，留下了五个灰黑的手指印，对比那么强烈、刺眼。我低着头，脸发烧，带着无地自容的尴尬走出了屋。那一刻，我真想大哭一场。然而，我，手中攥着的却是欢乐——红蓝铅笔！

我要用它画我想画的画。我要多用红色。红铅那么粗，用不完。那时的农村里，难得找到红色，甚至路旁的小野花也营养不足，只开出淡白、淡黄、淡蓝。当然，大姑娘出嫁时坐的轿子是红色的，盖头布是红色的，但那是陈旧得发污的红色。每逢过年，小丫头们没有胭脂，有的偷偷从人家贴的春联上撕下一小块，剪成圆形，用水打湿贴在腮上，揭下来后留下红红的圆印。她们还把凤仙花加明矾捣碎，摊在指甲上，用蓖麻叶包好，一夜功夫，便染成半年几个月洗不掉的红指甲。男孩子呢，偶尔从集市上买一小包红颜料，化成水到处乱画，弄得手上红乎乎，有时还沾到脸上。这些，怎能比得上随时可用的红蓝铅笔！于是我马上行动，找出小学停办之前留下的教科书，给插图上色。我又流着汗找练习簿、小字本，一页页翻寻空白的纸。空白处竟少得可怜，我真恨自己，当初为什么用歪七扭八的字填那么满！我只好把毛边纸订的本子拆开，翻过来用。我，一个农村孩子，开始作画了。

几天之内，我画了很多。我把它看成心爱之物，贴满我跟姥姥住的一间小屋的四面墙。为了贴这些画，费了多大气力呀！假如现在要我去做，我会毫不犹豫地：“办不到！”那是泥土中掺

了麦草筑成的墙，到处刺出麦草；墙又老，只要一碰，便沙沙地往下掉细土。要把纸贴上去，我实在想不出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勇气。大约是为了美吧？为了追求美，人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。

那些日子，画画，成了我生命的一切；对色彩的渴望，使我沉浸在梦幻之中。我画碗，画桶，画树，画房屋，画鸟，画小人，画我能见到、能想象出来的一切。我，听到画上的房子响起开门关门的吱吱声；闻到画上变成蓝色的树叶在雨后散发出的暖暖气息；小麻雀在纸上扭着头喳喳叫；我和画上的小人谈话，因为她是我不时吸吸鼻涕的小妹妹，……我醉入美的世界里。我向着世界微笑。

但是，那时的世界没有笑容。

一个昏黑的早晨，鬼子来扫荡了。

我被大人从床上拉起来，逃离村子。傍晚回来时，房子烧光了，我的画呢，还在墙上，变成轻轻颤动的纸灰。我知道，那支宝贵的红蓝铅笔再也找不到了。

透过泪水，我看到院里烤焦的石榴树和枣树。多好的石榴树啊！每年，它都结出二三十个石榴。有的太饱满了，撑裂开来，像恣意笑开的嘴，牙齿是一排淡红而晶莹的子。那棵枣树，结的枣子又脆又甜。每逢枣子的连蒂处红了一圈，我们叫做红屁股门，就说明成熟了。我们用长竿子打下来，洗净装进篮子，由姐姐挎着，我跟着，分送给左邻右舍，他们则把赞许的话分给我们。那些色彩艳丽的花和果，充满生机，蕴含喜悦，我早想画它们了。可是，画在纸上的枣子，成了小而不圆的点点；石榴花变成红红的一团，没有了闪着光斑的娇艳。我将那一张张纸撕了，等我画得更好时再画这些石榴和枣。可眼前，树干焦了，树枝枯了，仅存的叶子有的卷起，有的软塌塌地挂下来，像破烂碎布。那时的农村，无处寄托一个孩子向往的美！于是，画画沦落于记忆之中了。

记忆，实在是一堆蛛网尘封的旧书，别人不愿过问，自己也

懒得翻动。是谁，又掀开那变黄发脆了的故纸呢？

那天吃过晚饭，我偶然发现女儿在旧练习本上画的一个头像。我叫来女儿，一本正经地和她谈话，意思是不要乱画，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。不过，我说过之后沉默了。

我知道，女儿不会成为画家。我和她，都没有这种奢望，可是……

就是这个可是，使我想起逝去了的……

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：压制孩子对美的描摹，阻止孩子对美的追求？这该不至于错过一个机缘吧？但愿她心中那条涓涓溪流，冲决我设置的堤堰，继续欢快地淙淙流淌。

1983.

歉 疚

据说，故乡的村庄被新挖的一条大河一劈为二了。

我真高兴！我想象着，那河床该是很宽吧！河水该将那个深深的塘冲垮、冲没了吧！

啊，那个村东口一亩地大小的塘，边上长着一棵大柳树，周围芦苇丛生的塘，曾是我儿时和伙伴们游乐的地方，我们曾把欢乐和幻想撒落这里。后来，则成为我伤心之处，全村人忌讳、传说有鬼出没的散着阴森森冷气的所在！我希望那条新开的大河，以它的气势和勇力，将那个塘冲刷得不留一丝痕迹。还有，还有在我心中久久储存的歉疚。

歉疚，最折磨人的感情，即使过了很久，也会在偶然的会出现，啃噬着人的心。初时，我总以为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才会生出歉疚，后来看法变了，大约是生活的教导吧？当一个人看到别人受损害而无动于衷，或者由于不懂、不理解而不给予扶持，事后想想，都会油然冒出一股歉疚。我的歉疚正是属于后者，且是从开始的不自知逐步清醒，因而歉疚也愈来愈深……我，又看到了那双激愤、哀怨的眼睛……

她的眼睛原是那样聪敏、明亮，还含有天真。大大的眼睛，一笑起来竟然变成月牙，细细地，弯弯地，向外溢着蜜汁，让你甜到心里。我儿时的生活，假如说有亮光的话，那便是她的那双眼睛照出来的。

她的名字叫柳儿，是从最易长得繁茂又最易为风、虫摧折的常见植物借来的。这对她这个穷家出生的女孩子倒很切合。她是我远房的表姐，比我大七八岁。由于我们两家同村居住，只隔十来家人家，又都过的穷日子，大人们互相间走动就特别密切，常是借柴借火、你送一瓢米我送一瓢面，因而，我和她姐弟俩十分亲，有事没事总到她家玩。因为穷，一到忙时，她父亲便出外打短工，过了忙季又住到湖边上拾柴卖，一出门仨月俩月不回来是常事。主持家务的是我叫做三姨的她妈妈。三姨是个碎嘴子，整天屋里屋外不识闲，唠唠叨叨。柳姐长到十六岁，就顶得上个小伙子，收割拉打样样拿得起来。劳动并没有损坏她的美，她出落得身材修长、壮实，漫长脸微黑温润，一条大辫子常在大太阳下烤，也不见黄梢，连一年三季不穿鞋的那双光脚，也是那么秀气。我妈妈常说：“小柳儿是朵鲜花，可惜生错了地方。”

她弟弟和我一样大，都是庚午年生人，长得可不怎么样了。大家都叫他歪头。实际上呢，他头并不歪，只是脖子细，头大，又不爱说话，常常一个人呆在一边沉思默想，时间久了，可能脖子支持不住，头便歪在一边。他营养不良，爱生个疮鼓个脓，脖子上、脑门上总贴着柳姐搓皱的麻籽叶。这种当膏药的玩意，我偷偷试过。那是将麻籽叶揉搓得直到发粘，贴在皮肤上，给人以清凉、湿润的感觉，生了疖子的红肿处自然觉得舒服。柳姐绝不让人欺侮歪头。有一次我和歪头闹着玩，顺嘴编了个歌：“歪子歪，麻籽叶贴满腮……”柳姐听见了，嗔怪地用食指点我的额头，把我捅得脑袋一仰，说：“就你好，洼坑眼，门檐头。”不知怎的，小时的我额头特别突出，眼睛自然洼了进去。我觉得是个缺陷，有些护短。被柳姐说破，我脸红了。歪头得意地笑出声来。柳姐马上刺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哼，一对脏孩子！”这一来，我笑了，歪头笑得更欢。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除了夏天到村东塘里洗个澡，一年到头身上不见水，冬天伸出手来都像老鹅爪，怎不脏呢！

柳姐说我们，骂我们，我们从来不生气，反而更和她亲。她不像妈妈们那样冷啦热啦饥啦饱啦地关心得过火，让你受不了，既管束我们又放手让我们干那些我们想干的事。当然，更多的时候是领着我们干活。除非天寒地冻，日出日落，在村头地边总能看到一双光脚后面随着两双光脚。

春天，她教我们拽下柳条拧喇叭。在她家的篱笆小院，随着柳丝的摆动，便会响起喔唧唧的声音。她带着我们挖荠菜。啊，脱下一冬天这里偎那里蹭、弄得油渍麻花的破棉袄，赤脚走在雨雪粉化了的酥松的土地上，虽然有些凉，可多惬意呀！我和歪头像出了圈的小马驹，望望远处升腾的岚气，瞧瞧天上浮动的白云，跑啊跳啊，翻跟头，摔跤，挖荠菜的事扔到脑后去了。在柳姐的吆喝声中，手中的铲子也不勤快，挖的一点荠菜盖不住篮子底。柳姐先把我们训得低头闭眼，最后又笑着把所有荠菜合在一起，分一半让我挎回家去。

夏天，柳姐在篱笆边种的牵牛花开了，整个院落显得特别水灵。可这正是忙时，没有闲心去看。柳姐料理好她家的二亩刀把地，该收的收了，该打的打了，便带我们去割草。这草除了一部分喂她家的小山羊，余下的每天摊开，晒干，垛起来到冬天给羊吃，当柴烧。割草，是我和歪头认为最累最热又最快活的事。每天，当我们的手被草汁染绿又变黑的时候，割下的草差不多可以装满箕子了。往箕子里装草要有点学问，不会装的，总是拼命往里塞，其实，那样不仅装不多，走在路上还会往下掉。每一次，都是柳姐帮我们装。她把萋萋草、抓抓秧等短些的衬底，再装长的，最后把长着绿绒绒小穗子的谷毛缨插装在顶上面形成半圆的一排，挎在肩上，背在背上，每走一步，高高翘起的草叶草穗就起伏扇动，活像开了屏的孔雀慢慢踱步。这时候，我们热得满头大汗，柳条编的箕子在肩膀上勒出一道道血印，脱了小褂垫在肩上也还是要咬牙咧嘴。但我们高兴，知道前面有一塘又清又凉的水

等着。每次走到塘边，柳姐总是说：“搁下，歇会儿。”等我们把草箕子放到地上，柳姐便像慰劳我们一样，故意挨个看看我们挂满汗道子的脸，眼睛笑成月牙，命令地说：“去，洗洗你们的鸡蛋壳。”我和歪头都是剃的光葫芦头，可能挺像个鸡蛋壳。我们才不在乎哩，急不可待地脱下短裤，扑通扑通跳进水中。有时候，我和歪头从岸边抓两把稀泥，从头到脚涂遍，只留两个眼睛，然后装成威武雄壮的样子，大喝一声猛扑进水里。柳姐呢，靠着那棵大柳树坐在地上，掀起带补丁的褂子大襟扇着风。她的脸红红的，几缕乱发被汗水粘在额上，最好看了。可她那双眼睛，定定地望着远处，大约在想心事吧！

晚上，我也要溜到他们家，坐在小板凳上，用蒲扇扑打着蚊子，闻着堆在一旁半干不湿的青草香味，听柳姐讲牛郎织女的故事，望着天上的星星一颗颗出来。……噢，还有蝈蝈。每年夏天，柳姐总要用红绿秫秸篾编个笼子装蝈蝈。笼子小巧玲珑，鼓着个肚，由于篾子破得宽窄一样，每个方孔便也一样大小；翘起的八只角，是用花布条扎的。晚上，蝈蝈笼挂在院里的弯巴枣树上，说是蝈蝈越喝露水越爱唱。喂蝈蝈的红辣椒，由歪头操办，也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。这种事，柳姐不管，只是笑笑，歪头便也心安理得。每当夜深，我的眼皮开始打架，这时候，总分不清柳姐的语声和蝈蝈的鸣声；又恍惚觉得，那是天上众多星星互相挤擦发出的声音。

再艰难的岁月，也催人长。柳姐十七岁了，胳膊圆了，胸脯丰满了，脸上更有光彩。柳姐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边，眼睛时而亮晶晶时而迷惘，有时又似乎翻涌着动人的湖水。

有一天，歪头悄悄告诉我，柳姐和二宽好了。

二宽，不是拧筋头的二儿子吗？我忽然想起，有好几次看到二宽磨磨蹭蹭地从柳姐家篱笆跟前过，当时挺奇怪，因为那不是他回家的路。现在明白了。我为柳姐高兴。二宽这人一直是我心

目中的榜样，甚至包括长相，很希望有他那样高高的鼻梁、厚厚的嘴唇。听大人说，他憨厚、正直，后来发现，他憨厚得近乎懦弱了。从歪头告诉我那天起，我便不由自主地悄悄注意他们。有一回，大约是傍晚吧，反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西天像在燃烧，晚霞血红，柳姐和二宽在塘边的大柳树下说话。我躲到一丛芦苇后边，满心高兴，盼望有一天柳姐被花轿抬到二宽家。

然而，我的热望被一阵冷风吹熄了。到现在我仍能感到那阵风的猛烈、阴冷！

全村沸沸扬扬，说柳姐和二宽伤风败俗。长舌妇们挤眉弄眼，嘁嘁嚓嚓，外带幸灾乐祸的怪笑；老古板们哼歪了鼻子，谴责延及其全家。更凶恶的是柳姐的族人。平时，他们从不把柳姐一家人放在眼里，这会儿作古正经地上门了。他们对外扬言，要打断二宽的腿；对柳姐的娘则在本族名誉的面具下软硬兼施。

拧筋头害怕，逼着二宽躲到三十里外的姑姑家。柳姐一下子变得又黄又瘦，大大的眼睛失去了亮光，好像遮了一重云翳。牵牛花谢了，水塘和大柳树冷清了，只有蝈蝈仍然叫个不歇。

一天中午，趁她妈妈不在家，柳姐把我叫到屋里，歪头也跟了过来。她默默地看了我们一会，对歪头说：“去，看看蝈蝈还有没有吃的，给它塞个辣椒。”

歪头走后，柳姐问我：“你一个人敢出门吗？”

“敢。”

“知道他姑姑家在什么庄吗？”

“听人说过。”我知道那个他指的谁。

“有三十多里路呢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能去一趟吗？”柳姐眼里闪着希望的光。

“……”我那时才十多岁，从未迈出过本村，要我跑三十多里路，到一个陌生的村子找一个人，我犹豫了。

柳姐见我面有难色，叹了一口气，摆手让我出去。到了门口，我一回头，看到柳姐眼里滚下两颗泪珠。它像两粒冒着火苗的火球，炙着我烧着我！我正要去告诉柳姐：“我愿意去！”她已站起身，背起箕子，出门割草去了。她午饭还没吃呢！

那天晚上，我钻在被窝里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妈妈在和爸爸悄悄讲，柳姐的本族人作主，已给柳姐找了个男人，三十多岁，去年死了老婆，还留下两个孩子。柳姐的妈妈本来不愿意，被他们逼得没法，只好点头。妈妈带着哭声说：“看样子，小柳儿这辈子完了！”

那天真黑！不见星星，不见月亮，如豆的油灯吹熄后，连夜里爱惊悸的狗也哑了。是被太重的黑暗窒息了吧！我睡不着，努力睁大眼睛，希望看到哪怕是一丝光亮。可我眼前晃动着，只有柳姐黄瘦的脸，无神的哀怨的大眼睛，和那两颗滚动在颊上的泪！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突然听到撕心裂肺的哀呼：“大姐，小柳儿不见了！”接着是一阵急切的拍门声。这是柳姐的妈妈来我家求援。

柳姐到哪儿去了呢？我希望，我也坚信：柳姐去了三十里外的那个村庄。然而，无情的现实给了我重重一击。清晨，柳姐湿淋淋的身体被爸爸双手托回来了。柳姐跳了塘，跳进溶了我们的喜悦的那一泓塘水！

我哭，我也怀着深深的歉疚。这歉疚，如同悲伤一样无法倾吐净尽。

解放后，我离开了那个曾经给了我爱又给了我痛苦的村庄。走前，我又到了塘边和那棵大柳树下。柳姐死后，村里人传说那里有鬼，没有一个孩子敢去塘里洗澡了。渐渐地，那里成了野草丛生、宿鸟悲鸣的阴凄凄角落。塘里，腐烂了年年的枯草、落叶，水发绿发臭。虽是春天，那棵柳树太老了，有的枝条枯了，风一吹便落下粉状的虫屎，有的枝条也只是怯怯地冒出点点绿意。在塘